



地球上生活着七十亿人

我们安静地来
安静地离开

二十年
网络原创文学
转型之佳作

白伯欢
—
著

战略级天使

不灭之火

发愁柴米油盐，生活贫乏苦闷的
评级考试挂科，头顶次品光环的
姐姐如同恋人，女友如同兄弟的

废柴异能人士



👉 忧郁登场

优书网读者高分绝赞推荐!

◆ 附赠精美主题书签
◆ 独家剧情惊艳披露

战略级天使

不灭之火

白伯欢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略级天使·不灭之火 / 白伯欢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133-3032-9

I. ①战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3551 号



次元书馆

战略级天使·不灭之火

白伯欢 著

策划统筹: 贾 骥 宋 凯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特约编辑: 张泰亚

美术编辑: 张恺珈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插画: Zoo

装帧设计: 何海林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307千字

版 次: 2018年7月第一版 201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3032-9

定 价: 54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战略级天使

不灭之火

献给苏冉

我们一生会摔倒很多次，幸运的是人生长到我们总能站起来。

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，我的上帝，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，接触这个世界。

像七月的湿云，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，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，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。

让我所有的诗歌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，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，成为一股洪流，倾注入静寂的大海。

像一群思乡的鹤鸟，日夜飞向他们的山巢，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，让我全部的生命，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。

——《吉檀迦利》

泰戈尔 著

冰 心 译



车突然停下，发动机熄火了。

黑暗中，少校在自己的大衣里陡然惊醒，防水手表上的荧光数字显示现在是凌晨四点。他悄无声息地拔出手枪，敲了敲隔板。

“没事。”

过了大概一分钟，驾驶员才悄声道：“前面的路被水冲没了，卡车开不过去。”

少校犹豫了一下，拉开了后车厢的门。

豪雨滂沱。

特制装甲车厢里听不见外面的一点儿声音，只能感觉到雨点拍打在顶板上的轻微震动。门一打开，喧嚣的雨夜便闯进了车厢，浓厚的水汽将他环抱起来。少校眯起眼睛，两名穿着明橙色雨衣的士官已经立在雨中，注视着少校和他身后的黑暗。

“还有多长的路？”少校问。

“车子开过去还有十多分钟。”其中一名士官用带着浓重口音的

普通话回答道，“人用脚蹼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哩。”

“能不能……” 另一名士官看了看车厢。

少校沉吟了一下，摇头道：“把他扛过去。”

“是！”

士官们转身前去传令，少校注视着前方熄火的运兵卡车，他知道前后一共有四辆卡车，除了这辆车之外，每辆卡车上都有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。每一个士兵都通过了重重审查和考验，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好兵。而现在，这支精锐力量将用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。

“全体都有！下车！列队！”他听见尖厉的吼叫声从雨幕中传来，然后转过头去。在黑暗中沉浸了许久的眼睛让他能在微光下视物，他发现那人已经醒了。

“你可以再睡一会儿。”少校柔声道，“等到了我叫你。”

那人无声地摇着头。

黑暗中，一对晶莹的眼睛像是宝石一样闪闪发光，反射着后面车头灯的黄辉。

“接下来会有些颠簸。”少校接过一名士官递过来的防水毯，披在那人身上。几个士兵跳进车厢，将那人从床上仔细抬起来。

“把他的头也盖上。”少校吩咐道。

轻盈的身体被运出去，然后两个兵把呼吸器和储氧钢瓶也扛了出去。

“全体都有！”少校跳下车，雨点打得他粗糙的皮肤都微微发疼，“检查装备，跑步——前进！”

已经没有路了，只剩下被水流覆盖的泥泞泽地。齐膝的水深让每一个人都步履维艰。靴子像是被泥水吸住一样，踏下去得费好大劲儿才能拔出来。在这样的路况下步行前进，谁也不知道会踩上什

么，或许是一个让整个身体都没进泥水里的深坑。

“三十分钟一换！”

少校擦掉自己脸上的雨水，焦躁地注视着流淌泥浆的山坡，祈祷不会有人落进身边的深谷。或者说，不是他身边的这个人。

军用毯下面，一只苍白的小手掀开了毯子的一角，让里面的人露出头来。这是一个少年，不，或许只能用幼童来称呼，看不出是男是女，头发一丝不剩，圆秃秃的，连眉毛也特别稀疏，简直像是从猎奇怪兽电影里跑出来的畸形小怪物。

他让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，在如注的雨幕中睁开眼，咧嘴笑了。

行军路上，路边不时能看见被水流冲断的树木，被弃置在原地趴了窝的卡车以及在帆布营帐下吃饭的士兵。随着这支沉默的部队靠近目的地，周围的军人变得越来越多。车开不进去了，只能用人力往上送沙袋、石袋和木桩。鱼群一样的队伍不断梭巡，像是某种古代的祭祀仪式。

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目的地到了。

少校站在沧江大坝上，脚下有一种空虚感。他知道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错觉——千万吨重的水泥大坝不动如山，在洪水的冲击下已经坚持了半个月。

“昨天早上，垮了一截。”一个疲惫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。少校认出了对方的军衔，敬了个礼。

两人都没说话，看着堤下翻滚的江水。

“当地有的老乡说是地下走蛟了。”军区政委轻声说，“我们征用了两艘水泥船，开到决口的地方，然后用焊枪把船底切开，让它们沉下去。”

“堵上了？”

“用了十一个小时。”军区政委说，“堵口的时候冲走了十五个人，手都拉在一起。下游的冲锋舟部队正在搜救。”

“希望我们来得不算太晚。”少校抿紧嘴唇。

“再等等。”政委看了一眼被士兵们扛在肩膀上的军用毯，“我们腾出一顶帐篷。真正的洪峰还没到，他还能休息几个小时。”

“我的人也能参与抢险任务。”少校挺起胸膛，“我们将与大堤共生死。”

“不行。”政委说，“如果真的决堤了，我们与大堤共生死，你们保着他出去。有一架直升机在那边的桥头待命。哪怕我们全死了，他也得活着出去。”

中午一点，前线总指挥部来电。

“第五次洪峰还有三个小时抵达沧江大坝。”政委放下话筒说，“上游测量流量为六万五千立方米每秒，是目前为止的最强波次。”

有人从帐篷里搀出那个少年，他神态安详地盘膝坐在潮湿的沙袋上。少校想给他戴上呼吸器，被他拒绝了。

“这样就很舒服了。”少年说出了第一句话，声调有些怪怪的。

少校蹲下，握着少年的手，轻声说出了他为众人所知的名字：“龙王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里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龙王露出笑容，“大爸跟我说过了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我要在这里努力，才对得起叔叔阿姨们这么久的照顾。”

他穿着白色的布袍子，幼小的身躯上像套了一口钟似的。少校曾经见过他摔下三阶楼梯，断了骨头。

龙王的身体脆弱得不可思议，就像是上天的某种平衡，抑或是天生的不幸，凡人无法触及的伟力与纤薄脆弱的身体融为一体，这极端的不平衡令少校在这几年里夙夜不安，总是担心有一天，这枚世界的珍宝将落地粉碎。

而现在，沧江下游上百万人的生命，都压在了这个小人儿的肩膀上。

下午四点二十分，洪峰如期而至。

被称为龙王的儿子已经在大坝上坐了三个小时，这三个小时里，他吸了五次氧。有人远远地认出了他，于是消息野火般传遍了上下。有正迁移的灾民在岸边向他磕头，也有人向他哭喊叫骂，最后被士兵拖走。龙王一直坐在沙袋上，兴趣盎然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，大声把每一个他觉得有趣的人描述给少校：扛着澡盆的中年男人，抱着鸭子的头巾老汉，甚至还有在大雨里穿着白色连衣裙，一直在远处盯着他看的女孩。

他从没见过这么多人，但他的活跃反而让少校愈加不安。

少校把手放在龙王的肩膀上，用坚定的动作给他鼓励与信心。二人看向远处席卷而来的黑潮。那不仅仅是浑浊的江水，少校想，里面还有数无量计的石头、泥沙、树枝、房屋、船与人的碎片……

如果连被众人敬畏的龙王都制不住洪水，该怎么办？他脑中浮现出这个问题。

当洪峰逼近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胃部抽紧，无法呼吸。这是一头无可抵御的巨大怪物，纯粹而惊人的液体与固体推动的庞然流量，像是一座山向众人势不可当地压过来。脚下的大堤像是一个纸糊的玩具，甚至不能指望这人类的造物能够多坚持五分钟。

“龙王。”少校说话的声音中带了一丝惊悸。

“嗯。”孩子伸开自己的双臂，大声应道，“我现在感觉真好！”

在后方听报告永远也无法想象真正面对洪水的感觉，在来到战场之前，少校印象中的洪水仅仅是沿着河道前进的一波巨浪，但现在他知道了，洪水是土地肌体的溃烂，是一种恐怖情绪的蔓延。目力所及之处，上游的大片田地、工厂、乡镇……都被黄浊的水流所淹没。它是漫溢在山原中的不定型生物，人们所能够做的，仅仅是小心翼翼地控制与疏导它的动作。

现在，这头巨兽正在向沧江大坝扑来，他们则指望一个孩子给它套上笼头。

“感觉很好吗？”少校伫立在雨中问道，“身体能撑住吗？”

“嗯。”龙王大声说，“我终于能派上用场了！”

在巨浪将要扑到大坝上，所有人都抓住身边固定物，准备迎接地震般的冲击时，龙王抬起了他的手掌。

于是，浪潮崩溃了。

哪怕是亲眼见证的当事人，少校也很难形容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只见巨大的、浑浊的、流动的黄色洪涛，一下子变得低微弱小了。冲击到堤坝上层，足以将卡车掀翻的巨浪，现在只是轻轻拍打着众人的靴子。

水……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冰凉、甜美、润湿的空气。空气中浓重的水汽加重了雨量，云层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翻涌。少校抬起头的时候，云的阴影交错晃动出细长柔韧的身影，他知道这只是光线造成的错觉，但眼前所发生的奇迹——

大地的溃烂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，龙王神态凝重地坐在原地，只是伸出自己的手掌，指向正在挣扎的江水，仿佛在责问这驰骋大地、蹂躏山原的原始神灵。在少校和政委的世界里，他们看见大

坝下还在疯狂冲击的洪水，巨兽在撕咬水泥的根基，洪流正在与虚空中强韧的意志力相抗衡。除了水之外的东西，那些石头、钢铁、沙砾……随着水流的消逝，这些事物都逐渐停滞、沉默下来。

液体卷动的动量正在迅速消散，这违背物理学常识的迹象让少校脊背发麻，他不禁思索这些消失的能量到底去了哪里。他所受的唯物主义智识训练让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答案：一切反作用力都在由龙王承担。哪怕龙王能够以最精巧的方式抽去洪水存在的根基，这伟力对他的身体来说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。

但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少校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龙王。他是万中无一的战略珍贵人才，价值更胜过千军万马，是能够左右一场战争局势的个体，经过极度罕见进化的超人类。但对他来说，龙王只是一个由他照顾的孩子。

少校转过脸去，龙王表情端庄的脸上出现了紫色的血管，蛛丝般的毛细血管里渗出血来。

政委的脸色突然变了，他指向前方的山坡，咬牙道：“山体滑坡了！你快带他走！”

少校陡然一惊，连绵的丘陵正在上流江水的冲击下逐渐崩溃，山体正在下陷，连日暴雨令山坡上的土壤松动，当树林也开始滑坡的时候，缠绕纠结的树根带下的是数倍于地面林地的泥土沙石，半片山丘正在滑落，轰然间撞入江水，千万吨的高密度物体带着难以计算的势能，向着数公里外的大坝闯来。

“直升机！”

政委脸色铁青，他缓缓向少校敬了个礼——事已至此，不用再多说什么了。

“不用。”龙王吃力地笑道，“我真的能撑得住。”

“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了，我必须带你走！”

“不行。姜叔叔，你没办法强迫我的。”龙王流下了鼻血，用孩子赌气的口吻道，“我这次真的真的能搞定。你就多相信我一次吧！”

姜叔叔——姜德少校拔出手枪，却不知该指向谁，他嘶声道：“这是命令！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！听话！”

一股无形的斥力将少校和政委推开，在龙王的身周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半透明水膜。从空气中抽离出来的水流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护盾，这里是龙王的主场。踉跄站起来的姜德少校意识到，他已经不可能阻止下定决心的龙王了。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天赋与意志力，知道他能创造怎样巨大的奇迹。

龙王在水层中站起身来，向前缓缓行走。隔着流动的帷幕，少校看见血流正在布满龙王的面颊。

山崩的冲击——足以将大坝的骨架震散的冲击，连大地都为之颤动。在这天倾般的破坏力面前，少校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人类的渺小，任何武器和军队，任何人类能够组织起来的力量，都无法正面抵御来自天地的惩戒。

但，这里有人可以——代表了人类个体进化新高峰的超人类。

龙王一步步走向洪涛，而代表千万年沧桑天地的原始力量则开始一步步退却。人类的个体在这一短暂的片刻战胜了山河的力量，在龙王的意志面前，水的本质正在崩溃、重组，自然的法则臣服于新的主人面前，谦卑地退却了。湍流开始旋转、退缩，岩石与树木躺倒在裸露的河床上，水则成为在其驾驭者控制下的玩具，向大地的深处流去。

河床中，巨大的裂缝打开了。岩层被水神的巨力撕开，底下暗流的水道暴露在天光之下，让地面上的洪流找到了新的出口。少校

头晕目眩，大脑发麻地看着长达数公里的广阔地形被少年纯粹的意志力所重塑，这已经超出了他对特异能力的理解，也超出了之前他曾经见证的纪录。这代表新人类身上所具备的力量，有远比预期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可能性。

当他重新将目光转回龙王的时候，水幕已经变成了浅红色，那是血的颜色。被血球包裹住的龙王如同年少的神祇般庄严地盘腿坐在地上，双目低垂，似乎睡着了。洪水中的神灵还在远方咆哮，但被导入地下支流的它已经无力再对大坝造成实质性的破坏。

“医护兵！”

在第一个进化者出现，并深远地改变了世界局势的走向后六十年，具备奇异功能的人类已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出现，并且诞生在社会的各个阶层。然而真正具备无可比拟价值的进化者，依然凤毛麟角，百万中无一。他们被称为“战略级进化者”，被当作国之重器对待，关于他们的情报是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。

金蔷薇历七十四年，金蔷薇国战略级进化者“龙王”从名单上被划去了。

沧江大坝抗洪纪念碑上，有一个坐着轮椅，面目模糊的儿童身形，他独立于士兵群的雕塑之外，一个人坐在最前方，神情严肃，目光炯炯地望着远处的滔滔江水。

金蔷薇历七十六年，内务部少校姜德被调往沧江市。

故事从这里开始。

沧江市每年有六个月是雨季，这座城市像是跟水结了缘，城郊有一座龙王庙，从前里面立的是沧江的老龙王，金蔷薇历七十四年后多了一座老龙王转世的小龙王。

与此事相映成趣的是，曹敬十七岁时被审核小组判定为不合格品，二十三岁的时候却成了审核者中的一员。

曹敬把电瓶车停在门廊边，抖了抖雨披上的水，然后才走进派出所。被江水分割的沧江市，冬天又冷又潮。派出所里的暖气片提供了一些庇护，但曹敬的膝盖在寒气中依然有些转动不灵的僵直感。

从外表上看，哪怕总是在笑，曹敬也散发出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。他身材高瘦，举止轻柔，披着厚重的黑色长外套。借科长老马的话来说就是“一天到晚跟出殡似的，看着就不吉利”。特别是一头劳改犯似的圆寸，总是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人看，老有人觉得他刚从监狱里出来。

曹敬本人对这些看法并不放在心上，反而觉得他的外貌会对工

作有一些特殊帮助。他的工作对象不喜欢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，反倒对他这种不吉利的怪人颇感兴趣，他们说他像乌鸦，像黑猫，像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

曹敬觉得他们说得很道理。

公安部门传真过来的档案他看过了。雷小越，男，十二岁，初中一年级学生，典型的情绪事件。曹敬根据自己的经验估算了一下，觉醒症状可能已经出现了两三个月，一般家长只会当作普通的感冒发烧，毕竟从外部症状上来看，两者很难区分。

他隔着门看了一眼，禁闭室里坐着的男孩还穿着校服，卷起袖子的右臂上有几块创可贴，脸上有一块瘀青。

屋子里有地暖，但没有窗户，中央空调有气无力地换着气，室内很闷。这是曹敬第二次来这里，第一次那个对象精神不太稳定，墙被烧黑了一块，现在还能看见重新刷上去的一块白灰，墙上像是长出一个多棱的月亮。

曹敬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后面，问了一下食堂的位置，意外得知竟然没人敢给雷小越送饭。

“真要命，你走进去就知道了。”带路的公安捏着烟，指了指自己粗壮的手臂，“你看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”

曹敬站在门口往里面看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给他带饭进去。”

几分钟后，曹敬端着一个不锈钢餐盘走进房间。坐下来时他看了眼手表，十二点三十分，秒针还在转动，好现象。他把餐盘推到桌子对面，然后从挎包里拿出塑料袋包着的饭盒。

雷小越在照片上看着有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常有的傻气，现在坐在桌子对面，被拘束在椅子上的男孩正在用愤懑的眼神瞪着他。

曹敬知道，有的进化者能单凭眼睛杀人，他有些庆幸自己这会